

《白塔之光》斩获“天坛奖”5项大奖 “四川造”影片为何屡获肯定？

4月29日晚，在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暨天坛奖颁奖典礼上，由峨眉电影集团第一出品的《白塔之光》，获最佳艺术贡献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摄影、最佳编剧五项大奖。峨眉集团在连续两年捧回金鸡奖后，再次闪耀北影节。

近年来，四川坚定培育扶持四川影视文化产业，“四川造”影片屡获肯定。峨眉集团作为四川和西南影视文化企业代表，推动自身乃至四川造电影不断取得新成绩。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韩梅表示，峨眉集团锚定“擦亮峨眉影金字招牌”目标，选择小而美、小正大、传递共同价值观的作品作为创作方向。不管是此次的《白塔之光》，还是过往的《漫长的告白》《随风飘散》等影片，峨眉与影片导演相互支持相互合作，走出了一条适合峨眉特色的道路。

聚焦普通北京人的故事 让观众获得心灵的共鸣和疗愈

北京是《白塔之光》的故事主要发生地，妙应寺白塔周边的街道和建筑等鲜明的地域符号，浓缩了北京的诗意与浪漫。导演张律在其熟悉的空间里编排人物关系，让观众获得心灵的共鸣和疗愈，在流动的影像中寻回心中的故乡。北京



峨眉电影集团。图据峨眉

赋予了角色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，张律从中提炼出了中国人的情感内核。即使是北京以外的观众，也能从他们的日常对话中，品味出属于自己人生的感悟。

北京是张律待过时间最长的城市，而要拍好北京，他直言并不容易：“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北京的看法，所以我尽量从各个角度去贴近，去拍出北京的质感。”拍过不少城市的张律，认为漂泊感和归属感是在一起的。他说，“我觉得可能所有城市的人都是漂泊的人，所有

城市的人都在寻找归属感吧。”

据了解，电影《白塔之光》将于2023年内上映。

认准创作核心 峨眉推动“四川造”电影取得新成绩

近年来，“四川造”电影屡获佳绩。其中，峨眉作为四川和西南影视文化企业代表，在连续两年捧回金鸡奖后，再次闪耀北影节。

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

董事长韩梅表示：峨眉集团锚定“擦亮峨眉影金字招牌”目标，选择小而美、小正大、传递共同价值观的作品作为创作方向，从连续两届的金鸡奖到此次天坛奖皆获肯定，很感谢影片《白塔之光》的合作各方倾心付出，拍出了这部好片。

谈及近年来峨眉集团创制影片屡获大奖背后的“秘诀”，韩梅认为，认准创作核心非常重要，不管是此次的《白塔之光》，还是过往的《漫长的告白》《随风飘散》等影片，峨眉与影片导演相互支持相互合作，走出了一条适合峨眉特色的道路。

2023年，峨眉集团按照电影创制“金顶计划”安排，围绕四大题材，聚焦三星堆、三国等大IP，持续推进“1+X”（每年至少创制1部主旋律电影、N部商业电影）创制思路落地，筹备了一批重点项目：重大历史题材电影《苏东坡》，以泸定地震逆行者为原型的《荒野救援》（暂名），讲述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电影《李庄宝藏》，展现乡村振兴伟大变革的电影《翠竹如烟》，承载生态文化新表达的《粉红熊猫》，讲述家庭亲情的电影《阳光正好》，讲述大熊猫回家之路的电影《我不是熊猫》，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青春校园电影《沙漏》等，正在筹备或将于年内开机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

阿来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第十四讲举行 一封迟到十年的“回信” 见证杜甫高适的深厚情谊

每年正月初七为人日，自古民间有不少民俗。但时至今日，全国各地人日民俗活动日渐衰微，唯有成都杜甫草堂，每年大年初七，依然保留有“人日游草堂”习俗。但谈起“人日游草堂”的渊源，就不得不说杜甫与高适之间那一封时隔10年才回信的唱和之作。

5月7日下午3点，由川观新闻、封面新闻、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迎来第十四讲，阿来以“杜甫与高适”为题，以两人游于梁宋、在四川的往来等诸多诗歌材料为主，详细解读了杜甫与高适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杜甫高适李白共游梁宋 年轻的杜甫还是“小跟班”

高适与杜甫认识很早。天宝三载（公元742年），杜甫时年30岁，李白刚从宫中放还回归江湖，高适还未中进士。彼时，三个诗人相遇于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四处访古，游梁园，登吹台，怀念汉朝时梁孝王和身边文士枚乘与司马相如等饮酒欢会，成就文学史上一段佳话。

阿来引杜甫诗《遣怀》来讲述这一段经历：“忆与高李辈，论交人酒垆。两公壮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气酣登吹台，怀古视平芜。”其时杜甫30岁，刚从河南老家到长安求取功名不久，李白和高适都比杜甫大10岁左右。“虽然高适还没中进士，李白已经从宫中离开，但是他们的名声和威望在那时都比杜甫大。”阿来讲到，在杜甫回忆这段经历的诗歌中，也有些对李白和高适的崇敬之情。

三人访古游玩，李白和高适都写了诗，杜甫却没写。“可能杜甫在想，你们两位大哥能带我一起玩就不错了，你们的诗写得好，我这个‘小跟班’就不班门弄斧了。”阿来开玩笑说。

杜甫高适西南交往密切 但二人情谊已不似从前

杜甫与高适的交往密切，更集中在高适于西南任职的时期。公元759年，杜甫初到成都，彼时高适已经在彭州担任一州长官。高适听说杜甫来了，立刻写诗一首给杜甫，就是《赠杜二拾遗》。其中末两句最有意思：“草玄今已毕，此外复何言。”意思是汉代四川大儒扬雄早已写好了《法言》《太玄》这些巨著，现在你老兄又该写点什么呢？高适以诗调侃，杜甫当即回赠一首诗《酬高使君相赠》，末两句同样回复：“草玄吾岂敢，赋或似相如。”是说扬雄的巨著我不敢奢望，但我写点东西或许还能和司马相如一比。

阿来讲到此处，讲座现场笑声不断。“杜甫此时已经47岁，人到中年，已经有诗名，也不再是曾经的‘小跟班’了，所以他很有底气，说要跟司马相如一比。”阿来解释道，从杜甫刚来成都两人就即刻诗歌唱和调笑来看，二人的情谊可谓深厚。

而在随后的岁月里，杜甫与高适似乎有些疏远。杜甫在草堂前几年的日子是很难过的，很多时候，他需要靠朋友救济。高适是他多年前就认识的好友，又官居要职，杜甫自然有所求。

阿来以杜甫两次写简给高适，以及与高适身边之人的唱和诗为材料，解读了这一时期两人关系的疏离。杜甫曾两次写诗向高适求助，其中《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》中有一句“为问彭州牧，何时救急难”，可以说是非常直接向高适求助，但对方均未回复。

这或许是因为杜甫初来成都，高适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。“但日子久了，高适也有一大家人要养活，谁都受不了。”阿来解释：“杜甫是伟大的诗人，但是他依然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阶层的局限性，



阿来通过杜诗解析杜甫与高适的深厚情谊。

主要就表现在他不会开荒、不会种地，无法自己获得粮食。”

及至高适调任蜀州（今崇州），杜甫不再直接写诗给高适，但从他与高适身边人的交往唱和来看，二人依然保持着联系。在《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》中，他说：“多病独愁常夙寂，故人相见未从容。”阿来认为，这个故人，说的正是高适。杜甫一边感叹自身的病痛困苦，一边也为曾经的好友不能再从容相见而遗憾。

在《李司马桥下承高使君自成都回》中，高适到成都“出差”回到蜀州，杜甫以此诗写出了当地父老乡亲迎接高适的场景，或许也道出了两人在这个时期关系疏离的另一原因，那就是职位的差距。

阿来提到，这并不意味着两人就无来往。杜甫邀请王抡饮酒，并请王抡一同将高适带来，高适真的来了。三人在草堂畅饮，杜甫也留下了《王竟携酒，高亦同过，共用寒字》的诗篇。

杜甫十年后回诗高适 成为人日唱和的佳话

公元761年，高适来成都任职，杜甫

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。正是这一年的正月初七人日，高适想念在草堂的故友，因此写下《人日寄杜二拾遗》一诗，全诗真挚感人，读之动容：

人日题诗寄草堂，遥怜故人思故乡。
柳条弄色不忍见，梅花满枝堪断肠。
身在南蕃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。
今年人日空相忆，明年此日知何处。
一卧东山三十春，岂知书剑老风尘。
龙钟还忝二千石，愧尔东西南北人。

阿来解读道，“身在南蕃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”一句，高适似乎也在向杜甫解释为何这些年情谊有些疏远，因为他身居要职，操心和忧虑的都是国家大事。“杜甫有自己的难处，主要是生活上不容易。高适也有高适的难处，他需要操心的政务真的太多。”阿来说。而全诗最后两句尤为感人，是说虽然我已经老了，但好歹还能领两千石的俸禄，而我面对你还是非常愧疚，因为你什么都没有。

然而杜甫并没有回复高适此诗。765年，高适病故。770年，杜甫也病逝在一条小船上。而正是在杜甫病逝的前几个月，在这条小船上，他收拾曾经的信件，无意中翻到了高适这封人日寄来的诗歌，他老泪纵横，为何当初没有回信给高适呢？而且一忘就忘记了10年，再回首时，故人已逝。杜甫追忆两人情谊，含泪写下了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寄》。这是一封迟到10年的回信，但从中却能看出，杜甫高适的情谊虽然有疏离，但依然情真意切，令后人感动。

清代诗人、大书法家何绍基在成都任职期间，于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，留下著名的对联：“锦水春风公占却，草堂人日我归来。”说的也正是高适与杜甫这相望十年的人日酬唱。此后，人日游草堂更是兴盛起来，至今仍未断绝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